

废除“撞火枪托”禁令背后党争色彩深厚

6票对3票 美联邦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势力得逞



受害者家属猛烈批判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表声明对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撞火枪托”禁令的做法表示不满。拜登说，“美国民众不应该生活在枪文暴力的恐惧中”。他会要求国会采取措施“禁止撞火枪托，禁止攻击性武器，以挽救更多生命”。

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前干员吉姆·卡瓦诺说，“这样的裁决是不合法的，这样的裁决是错误的，你看加拿大‘撞火枪托’的枪是怎么工作的，有人扣下扳机，用枪托抵住肩膀，就能打光一个弹匣。联邦最高法院为美国作出了错误的裁决，这个裁决将会让很多人受伤甚至被杀”。

美国作家戴夫·卡伦说，关于这些可怕的枪击案，我在美国国内外做过很多采访，无论是英国、澳大利亚、非洲、世界任何地方，人们见面问我的问题差不多都是“你们美国人有什么毛病吗”“你们为什么还没拿出控枪措施”。人们总是很震惊，不相信美国是这样。我们不光没有前进，反而倒退。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5日报道称，这一裁决遭到了美国大规模枪击受害者家属的猛烈批判。他们警告称，该裁决将导致未来更多悲剧的发生。

据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报道，2018年帕克兰校园枪击事件受害者杰米·古滕贝格的父亲弗雷德·古滕贝格说：“因为今天的这个裁决，我们未来所谈论的将不会是15个人被杀害或者20个人被杀害，而是100人或者200人遭枪击”。

另一位事件遇难者的父亲曼努埃尔·奥弗说，自2018年以来，控枪倡导人士对于更安全枪支管制的呼吁始终遭到无视。

同样是帕克兰校园枪击事件受害者的亚西里斯·沙克特，其堂兄弟萨姆·施瓦兹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使得“像杀害我堂兄弟那样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可能导致更多的遇难者”。

左图 当地时间2022年6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当地民众举行反枪支暴力示威活动。

右图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6日，美国得克萨斯州乌瓦尔德，民众持续悼念小学枪击案遇难者。

CFP供图

□ 王一

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

“撞火枪托”被用于改装半自动步枪，可以让半自动步枪的射速接近或达到自动步枪的水平。其结构和原理非常简单，在枪托中加入弹簧，利用枪托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进行持续运动，实现扣动一次扳机即可连续射击的效果，其设计初衷是方便手部残疾的人射击。

在美国，向私人销售或转让自动武器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半自动步枪可被合法购入，同时在很长时间内法律并未禁止使用“撞火枪托”，因此许多持枪者购

入“撞火枪托”来对自己的半自动步枪进行改造以追求更强的火力。

枪手使用安装了“撞火枪托”的步枪造成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层出不穷。2017年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处音乐节现场发生大规模枪击案，枪手使用安装了“撞火枪托”的枪支从酒店32层房间向楼下人群扫射，造成5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成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

在拉斯维加斯，这个可怕的枪手杀害了近60人，打伤了几百人，他在十二分钟里开了一千多枪，这就是为什么有人需要“撞火枪托”。拉斯维加斯枪击

案受害者的朋友丹特·迈尔斯称，“检察官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想买‘撞火枪托’呢？你要‘撞火枪托’来做什么呢？我觉得他知道我的答案，那就是在短时间内杀死很多人。”

2018年2月，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司法部采取行动，禁止使用“撞火枪托”。同年12月，时任美国代理司法部长马修·惠特克签署并提交一项禁令，要求枪支所有者上交或销毁相关配件，否则将被定为重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随后美国政府颁布新的联邦条例，将能把半自动枪械转换为自动射击枪械的“撞火枪托”及类似装置正式列为违禁品。

近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再次陷入巨大争议之中。当地时间14日，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废除特朗普政府颁布的“撞火枪托”禁令。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称，法院的裁决推翻了美国政府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控枪措施之一。有美国人士指出，在联邦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又获得了一次大胜。

“将产生致命后果”

在14日的裁决中，9名大法官中的6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废除该禁令，3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废除该禁令，法院最终认定美国政府此前颁布的针对“撞火枪托”的禁令不合法。有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判决明显倾向于保守派一方，此举表现出最高法院对保守派的支持。

此前，枪支游说者、枪支权利组织、枪支交易商和每个人都曾对这一禁令提出多次上诉，称政府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征用条款”，并在没有给予公正补偿的情况下剥夺他们的私人财产。2022年1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撞火枪托”联邦禁令的上诉，如今却又作出这一禁令不合法的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的理由是，这个禁令是美国的行政机构——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颁布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越来越多的事实无情地抽打着这些政客的脸。

远的不说，我们就看看最近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三件事。

先说“儿子有罪”。当地时间6月11日，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联邦法院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美国总统拜登之子、现年54岁的亨特·拜登在2018年购买枪支时隐瞒其吸毒史，并作为吸毒者非法持有枪支，其受到的三项罪名指控均成立。亨特·拜登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现任总统子女。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审判过程中，陪审团听取了亨特多年来吸毒成瘾的证词，包括他购枪前几周和几天后购买和吸食毒品的证据。但辩护律师洛厄尔辩称，亨特在购买枪支时认为自己正在康复中，并没有吸毒成瘾或主动使用毒品。最终，陪审团认定亨特·拜登犯有向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撒谎，在申请表上谎称自己不是吸毒者以及非法持有枪支11天等三项重罪。

环球时评

□ 际文

美国人最骄傲的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客自认为的一套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越来越多的事实无情地抽打着这些政客的脸。

远的不说，我们就看看最近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三件事。

先说“儿子有罪”。当地时间6月11日，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联邦法院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美国总统拜登之子、现年54岁的亨特·拜登在2018年购买枪支时隐瞒其吸毒史，并作为吸毒者非法持有枪支，其受到的三项罪名指控均成立。亨特·拜登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现任总统子女。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在审判过程中，陪审团听取了亨特多年来吸毒成瘾的证词，包括他购枪前几周和几天后购买和吸食毒品的证据。但辩护律师洛厄尔辩称，亨特在购买枪支时认为自己正在康复中，并没有吸毒成瘾或主动使用毒品。最终，陪审团认定亨特·拜登犯有向联邦许可的枪支经销商撒谎，在申请表上谎称自己不是吸毒者以及非法持有枪支11天等三项重罪。

司法工具化戳穿美国宪政虚伪外衣

再说“自己有罪”。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5月30日作出裁定，认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费”案中有罪，被控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特朗普由此成为美国第一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此前纽约州检察官指控，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委托其时任私人律师科亨向女星丹妮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以掩盖其2006年与特朗普有染的丑闻影响选情；特朗普后续伪造商业记录，以“律师费”名义分期近还科亨支付款项，以掩盖其违反纽约州和联邦选举法规的行为。

耐人寻味的是，“儿子有罪”和“自己有罪”案件中，审判时都发生在一个极其敏感的时间点。今年年底，美国将迎来大选，拜登及特朗普已分别锁定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个是急于重返白宫，一个是要极力留在白宫，这也难怪特朗普“操纵审判”；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律师阿贝·洛厄尔曾多次表示，在亨特·拜登案中，检方诉讼是因为受到共和党派议员和特朗普的施压。

美国《快报》主编艾登伯格更是直言，特朗普“封口费”案与亨特的非法持枪案前后发生，其中存在政治动机，是对美国司法体系的“嘲弄”。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刘大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我们看到此次美国大选中，充斥着司法的影子，前总统被定罪，现任总统的儿子

也被定罪，这说明美国的司法已经被完全工具化，只为了党争私利，就可以随时用来攻击对手，可以说是美国政治衰败的典型体现”。

一针见血！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美国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事实上，它并不是远离华盛顿的“一片净土”。抛开此次废除“撞火枪托”禁令不说，从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案件来看，通常在美国“三权分立”体系中扮演制衡角色的司法权不断冲上政治斗争的前线，成为两党斗争乃至倾轧的工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推翻了50年历史的“罗伊诉韦德案”判例。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4日，在审议针对密西西比州一项堕胎限制法的上诉案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作出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这意味着美国维持长达半个世纪的女性堕胎权，将不再受宪法保护，而是由各州来自行决定。取消宪法对妇女堕胎权的保护，让堕胎权这个数十年的两党纷争战火重燃，支持堕胎的民主党和反对堕胎的共和党借此互相攻讦。

虽然时隔半个世纪，但作为裁决依据的美国宪法条文从未更改，变化的是法官们对宪法的解释，而这又涉及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最高法院内的势力对比。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司法系统最终上诉法院，是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目前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和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一局面正是两党恶斗的结果。2016年，奥巴马对自由派大法官的提名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阻止；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在共和党参议院的保驾护航下，特朗普得以提名3名保守派大法官，使保守派以6:3的多数掌控最高法院。而这些大法官们也“投桃报李”多次作出有利于保守派的裁决，南加州大学法学教授和政治学家爱波斯坦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院已经演变成分裂、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法院。

《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报道中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自2022年以来作出的12个重要裁决中，至少有6个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立场划线的。

事实上，在近年的一些重大案件中，美国的法院越来越被视为政治斗争的战场，各方通过提起诉讼或操纵司法程序实现本党派的政治目的；甚至法官的任命和提名也成为政治争议的焦点，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在法院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

从2016年希拉里的“邮件门”到近两年围绕特朗普与拜登展开的“文件门”，两党围绕“司法部门武器化”的斗争，不过是当下美国司法系统泛政治化的结果。司法机构沦为党争工具戳穿了美国宪政的虚伪外衣，同时也将美国政客把党争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的丑陋面目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

□ 本报记者 吴琼

13名人工智能技术专业人士联名公开信发出警告

仅靠行业自律无法解决多重风险

伴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突飞猛进，与这一行业相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逐渐涌现。近日，来自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和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深层思维”(DeepMind)的13名现任及离职员工成为揭露这一行业内幕的“吹哨人”。在OpenAI前工程师丹尼尔·齐格勒和前任员工丹尼尔·科斯塔罗罗带头下，上述13人发表联名公开信，警示人工智能企业及整个行业缺乏有效监管，人工智能行业的“吹哨人”缺乏法律保护，这一行业在这样的境况下快速发展存在多重风险，令人担忧。

“吹哨人”揭露行业内幕

据多家外媒报道，这封公开信刊登在righttowarn.ai网站上，标题为“对先进人工智能发出警告的权利”，呼吁对人工智能行业进行全面改革，包括加强监管和保护“吹哨人”。

“人工智能技术有潜力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与此同时这些技术也带来严峻挑战，全球各国政府、人工智能专家及人工智能企业都已意识到了这些风险。”公开信指出，人工智能企业监管缺失，然而受利益驱使，这类企业极力避免接受有效监管，而目前的企业治理架构也不足以改变现状。

“吹哨人”还在信件中充满担忧地指出，不受监管的人工智能会导致虚假信息传播、人工智能系统丧失独立性、社会阶层不平等深化等多重风险。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行业“吹哨人”缺乏法律保护。而且，受保密协议所限，人工智能企业员工往往无

法对外实质性披露所在企业实际掌握的人工智能实力。

为此，联名公开信要求OpenAI及所有人工智能企业不得签订或执行避免批评人工智能风险的保密协议，不能通过损害“吹哨人”的既得经济利益来打击报复，而且要为现任和前任员工提供“可验证的匿名流程”，以便其向公司董事会、监管机构和相关知识领域的独立组织提出与人工智能风险相关的担忧，前提是“吹哨人”需要对公司的商业机密和其他知识产权利益进行适当保护。

据了解，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因开创性人工智能研究获得图灵奖的约书亚·本吉奥以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知名学者斯图尔特·罗素都为这封联名公开信做了背书。

OpenAI回应并未平息争议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类与此息息相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加拿大全球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一份来自加拿大魁北克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呈现各种各样的发展轨迹，囊括非常积极和非常消极的结果，包括人工智能可能通过虚假信息、欺诈以

及网络攻击造成伤害，甚至人类可能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

不少美国媒体还曾担忧，OpenAI的ChatGPT和Dall·E(美国图像生成系统。由OpenAI于2021年1月推出)可能被用于通过虚假新闻报道以及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和视频来操纵选民。

正因如此，公开信的发布，不仅在人工智能行业引发震荡，还引起全球范围广泛关注。

6月4日，即公开信发布当天，OpenAI迅速作出回应，声称已设立匿名举报热线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人工智能行业的“吹哨人”，相信“能以科学方法应对风险”。

不过，这一表态并未平息外界的争议及担忧。即便在OpenAI内部，与此相关的不同意见也还在持续。

实际上，早在上个月，因不满忽视潜在风险和OpenAI就出现内部动荡，核心安全团队解散。

5月14日，OpenAI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韦尔宣布离职。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OpenAI内部注重人工智能系统安全的员工已经对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的领导失去信心；5月15

弥补监管缺失迫在眉睫

分析人士指出，13位“吹哨人”联名的公开信警示人工智能监管缺失风险，给各国政府和立法机构敲响了警钟：仅仅依靠行业自律显然无法解决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同时触发的多重风险。

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不少专家建议，各国政府应该尽快推进人工智能法的制定和出台，以人工智能法及配套的监管工具为核心，形成完整的人工智能技术法律体系。

近几年来，欧盟、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一系列人工智能监管法律法规，主要涉及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算法歧视等方面。然而，人工智能监管仍然存在法律空白，且目前的监管法律也需要随着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与时俱进。

值得一提的是，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还需要各国政府、立法机构与科技界、产业界紧密合作，后者向前者坦诚介绍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和风险，帮助其了解和理解，进而制定规范，调动资源，有效监管，如此才谈得上有效控制风险。

正如曾领导创建联合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中心的人工智能专家伊莱克·伯利兹所言：“我们要全面了解人工智能。有效监管的目的就是要让国际社会以及社区中的每一个人能够享受到这种技术带来的好处，并想办法规避它的风险。”

公开信的牵头人之一丹尼尔·齐格勒近日也指出，他们发表这一公开信的目的并非为了指责OpenAI等人工智能企业，而是希望借此机会让全部人工智能前沿企业投入，强化监管，增加透明度，增进公众信任。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0日，德国爱福特，一只机器狗在广场行走。

CFP供图

日，OpenAI原核心安全团队“超级对齐”负责人杨·莱克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他本人已辞职，此后这一团队的其他多名核心成员陆续离职，团队就此解散。杨·莱克5月17日还在推文中怒斥OpenAI“在追求华而不实的产品”，质疑OpenAI“不再关心安全”。他表示，过去几年，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经让位于“闪耀的产品”。这也是OpenAI高管级别的人物首次公开承认公司重视产品开发胜过安全。